

張蕙慧著

鄭氏注

文史哲學集成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十三舞勺成章舞疏樂師至小舞。釋曰此樂師教小舞

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對二十已後學大舞鄭知者所引內

則文是也云十三舞勺者按彼上文云十年出就外傳又云

道以養天下也鄭注云周公居攝六年所作是也云成章舞

象者即周頌序云維清奏象舞注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

舞武王制焉是也此皆詩詩為樂章與舞人為節故以詩為

儒家樂教思想研究

武中故特舉之可以兼前為文凡舞有帔舞有羽舞

兩合注中



張其成著

文史哲學堂
北京師範大學
出版社

儒學集教思想研究

卷一



儒家樂教思想研究

文史哲出版社
印行

文史哲學集成

儒家樂教思想研究

著者：張 蕙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台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撥〇五二八八二彭正雄帳戶
電話：二二八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第一章 緒 論	一
第二章 孔子的樂教思想	七
壹、習樂的精神	八
貳、樂教的討論	一一
參、樂教的實施	一五
肆、樂教的主張	二五
伍、孔門對樂教理論的推闡	三七
陸、對後世的影響	三九
柒、結 語	四二
第三章 荀子的樂教思想	四五
壹、樂教的基礎	四七

第一章 緒論

我國古代的教育是以音樂爲中心的（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頁一）。樂教的建立，由來甚古。根據文獻的記載，早在五帝之世，即已制樂施教。今文尚書堯典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史記作「教禠子」，說文作「教育子」。王引之云：「謹案：育子，禠子也，或曰鞠子。堯典之育子即豳風之鞠子。亦即康誥所謂兄亦不念鞠子哀。……內則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是入學習樂，在未冠之時。凡未冠者通謂之禠子。」（經義述聞尚書上）足見上古時代青少年自幼即接受音樂教育。到了周禮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樂教更爲完備。其中樂德尤受重視，以期收到廣博易良的效果。古之大學亦名成均，成均即成韻。成均一名之自身所指者即係音樂，此正古代以音樂爲教育之鐵證。（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頁二）

樂是由音所產生的，其本則在於人心之感應外物。禮記經解曰：「廣博易良，樂教也。」樂以自然之美化感人之心靈，養成雍容和穆之氣象，所以陶冶性情，以資滿足人欲之追求。對音樂教育之重視，乃古代民族之普遍現象，我中華民族在這方面不過是一個典型的代表而已，尤其是以教育爲職志

的儒家，對於樂教，更是竭力提倡。儒家之所以重樂，乃在於：最切于吾人之生命，而又與吾之體氣之轉動、身體之行爲及心志言語相連之藝術，莫如音樂。故中國古代藝術中，特以樂爲重。而由樂之關連于體氣之轉動，與身體之行爲及言語心志，亦與人之德行密切相關。故儒者之言樂，又不只視爲一純粹之藝術，乃恒與禮合言，以稱爲禮樂，而視之爲皆能表情志、養情志，以成人之內外之德性者也。（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在論語所載孔子言論中，對這些道理多已注意到了。

孔子精通樂律，崇尚雅音，對音樂做過一番整理匡正的工作，亦常對弟子勤施樂教，甚至在陳絕糧七日，仍然弦歌不輟。弟子中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六藝即以禮樂爲主，如樂記載子夏答魏文侯問樂，論語記子游在武城以弦歌爲治，孟子提及子貢問樂，有「聞其樂而知其德」（孟子公孫丑上）之語，皆足見他們對音樂也有頗高的造詣。孔子傳道授業，常主禮樂並重，兩者內呼外應，標本兼治。音樂本是一種藝術，在孔門教學體系中，更是一種情感教育的主要法門，禮主外，樂主內，交相爲用，有相反相成之妙。孔子立教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即示人必備禮樂，而後能完成人格教育。詩禮樂可說是孔門的藝術教育，音樂一科，尤爲審美和心理教育的主體，故曰：「成於樂。」

孔子又言「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即言禮樂之表現，皆當本乎仁心。孔子之評詔與武，並非就樂本身而言，而是依其對制樂者之德性評價而作分別。武所以未盡善，因周武王實是一軍事征服者，不如帝舜有德。此種以德性觀念爲基礎以評音樂藝術之態度，日後生

出戰國儒者對樂之理論。專就孔子本人講，則此類意見亦屢見於論語中。如衛靈公篇「鄭聲淫」，明是一道德意義之判斷。而孔子固以此決定音樂之存廢，且以禁止此種不合道德標準之音樂爲政府之責任，則孔子心目中視藝術爲應受德性制裁者，固無可疑。（勞思光中國哲學史第一卷頁八十四）

厥後孟子雖然沒有顯著的提倡音樂，卻也承認音樂是對人民有益的。其言樂與舞，亦與仁義並論，故謂「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指仁義），樂則生矣；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舞之。」（離婁上）孟子對古樂、新樂一視同仁，並不堅持雅樂，所特別重視的是與民同樂。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梁惠王下）「聖人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均見其深明樂德與音樂的功用。

觀論語、孟子二書中，所載孔子、孟子言樂之論究竟還很簡略，只提出一些素樸的論點，至荀子乃撰爲樂論專文，予以發揚光大。對樂之足以養德、飾喜怒之情，使人與人相和親、和順，及樂器之象天地萬物之旨，皆有所發揮。他認爲先王制樂之原因，蓋爲防亂，樂所以陶冶性情，以資滿足人欲之追求，爲人情所不能免者。先王以導欲之原則，制作雅頌之聲，足以感動人心。先王立樂，其功效與禮相等，道樂、養性、善民心，故能產生「天下皆寧」之效果。荀子以爲人之性惡，不得不利用禮樂節制人之情欲，使情欲有一定之範圍，不致有爭奪之惡，亦不致流於淫亂，進而可以化惡爲善，使人得到禮樂之薰陶，而養成完善之人格，終於爲聖人。荀子充分重視禮樂的社會作用，希望通過音樂的

感化作用，使人民更努力地為國家社會服務。也非常重視音樂對人們所發生的作用，他指出不同的音樂，使人們產生不同的心理反應。不但如此，音樂還能夠對整個社會的民情風俗甚至國家的安危發生巨大的影響。基於這樣的認識，荀子反對墨子非樂的意見，而主張統治者應該利用音樂來對人民進行教化，使他們移風易俗，和睦共處，並且從禮和樂的關係上，作了理論性的闡述。

至於禮記之樂記，更是集儒家樂論之大成。其中有些言論可能是孔子或孔門弟子之言，而經後之學者發揮所成；但也有若干道理確實不是出自孔門，甚至與儒家思想有所出入，內容可說較為駁雜。其中言樂之文，多取荀子樂論及呂覽論樂各篇的精華，其餘總言禮樂之義者，更多可與易傳、禮記他篇之文相參。樂記對於音樂的教育感染作用等問題的意見，尊崇雅頌之聲反對鄭衛之聲的態度，提倡中和之音的主張等等，和荀子樂論大體上一致，而且有些問題，比荀子樂論發揮得更加細緻。然而樂記中也有些觀點，是荀子樂論所沒有討論到的，如古代詩、樂、舞三位一體的事實，三者之間的聯繫，樂記都特別重視，而且肯定了思想感情對三者的作用。其次，樂記提出物感說，認為音樂不僅是抒發內心情感，而且也受了外界之物的感發作用，進一步說明了各種音樂的特色和人們各種感情之間的關係。因為音樂作品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樂記進一步指出社會的動亂與國家的興亡，必然在音樂作品中反映出來。在荀子樂論中也講到可以從作品中考察出時代的治亂的問題，但是，樂記不僅比樂論講得更為詳盡，並且說明了從作品中可以考察出時代治亂的原因，此即所謂「審樂以知政」（樂本）。此外，樂記還指出樂不可以為偽，這也是荀子樂論所未觸及到而值得重視的意見。就整體而言，樂記

的價值相當高，影響亦十分深遠。

樂教對個人、對社會、對國家都具有無比的重要性，儒家所提倡的樂教，是我國歷史文化中不可忽視的一環。在科學發達、教育普及的今日，其重要性仍然是有增無減。身爲一個中國人，要了解本國的歷史文化，不能不研究儒家的樂教；身爲一個現代人，要適應緊張忙碌的生活，更不能不實踐儒家的樂教。

第二章 孔子的樂教思想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前四七九年）名丘，字仲尼。春秋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生有聖德，學無常師。曾爲魯司空，又爲大司寇，攝行相事，誅少正卯，魯國大治。其後與魯君不合，周遊列國十三年，宣揚儒道，亦不見用。年六十八，返魯，專心致力整理古籍，從事教育工作，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我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周朝禮樂教化十分發達，爲中國古文明之全盛時代，孔子對古代文化非常熟悉，特別是周初以來的文化遺產，所謂易、書、詩、禮、樂，大多經過他的整理，並傳授給他的門徒們。

孔子一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經過長期的教育工作，總結了不少教學經驗。他主張的「因材施教」、「溫故而知新」，在學習上要有「不恥下問」的精神等，至今仍爲教育工作者奉爲圭臬。

教育方面，孔子特別倡導六藝之教，禮樂爲先，並稱「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此與西方藝術家所常稱：「任何藝術達到巔峯，均逼近音樂」實無二致。

以音樂教人，並非始自孔子，據國語楚語記載士燮教楚太子箴的課表中即有樂。左傳、國語中所載當時人物應答之辭，皆常引詩書，可見當時至少一部分的貴族人物皆受過此等教育。不過孔子卻是使音樂教育平民化的第一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頁七十二）

樂到了孔子時期，雖已較從前衰落，但經孔子的提倡與修正，以之教授門弟子，卻對樂發生相當的振興作用。孔子的音樂見解，大多表現在他的教學活動和對於前代文化的評論中間，這些資料主要見於論語一書。

從論語看，孔子對於音樂曾作過深切的研究，並以音樂的感化功能施之於政治和教育上，都有了顯著的成效。徐復觀云：「這一方面是來自他對古代樂教的傳承，一方面是來自他對樂的藝術精神的新發現。孔子可能是中國歷史中第一位最明顯而又最偉大地藝術精神的發現者。」（中國藝術精神頁五）他的評價是十分中肯的。

壹、習樂的精神

論語子罕篇云：「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孔子自己也曾說：「我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謂：「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述而）他的興趣是多方面的，他的學問都是苦學而來的。由下面諸例，可見他學音樂的精神是如何勤苦而專一。

樂記云：「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孔子酷嗜音樂，以樂自樂。對聲樂、器樂（彈琴、鼓瑟和

擊磬等）、作曲（註）都有相當的造詣，對於欣賞與批評尤具卓見。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他不僅問樂於萇弘（周大夫），而且學琴於師襄（魯樂官）。禮記樂記賓牟賈章也記載：「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宏（即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其人苟有所長，孔子皆從而師之，真是做到韓愈師說所謂的「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吾師道也。」

淮南子曰：「孔子學鼓琴于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主術篇）史記孔子世家記載更爲詳細：「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師本樂人之稱，以官爲氏，晉有師曠，魯有師襄，一說師襄乃魯之樂官），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矣，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韓詩外傳五、孔子家語辨樂篇亦有相同的記載）可見孔子對琴的演奏，曾下過一番苦功，力求精進。到了最後，能由樂曲中的感情發掘其蘊義，由蘊義中知道作者是何人。造詣之高已是出神入化，態度卻又是如此謙虛。聖人之不可及，大概就在此吧！孔子爲學的程序，以現代語來說，第一步是技術（彈奏與背誦），第二步是藝術（曲趣與風格），第三步是科學（分析和研究結構），第四步是哲學，層層推進，洞徹本原。徐復觀云：「孔子對音樂的學習，是要由技術以深入於技術後面的精神，更進而要把握到此精神具有者的具體人格，這正可以看出一個偉大藝術家的

藝術活動的過程。對樂章後面的人格的把握，即是孔子自己人格向音樂中的沈浸、融合。」（中國藝術精神頁六）這種探求能力絕非常人所能及，而其研究的態度亦非常人所能望其項背。

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蓋「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八佾）其意仁而慈，其聲壯而和，足以感發人之性情，使一切歸於性情之正，而保其純真。使人的感情爲之融化，神志爲之轉移，情緒爲之波動，以致影響人身實體的感受。孔子對韶樂的感受之敏，品味之深，不僅能進入樂情之佳境，亦能深入樂象之化境，可說已臻音樂研究的最高境界。

史記孔子世家：「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聞韶下有「學之」二字，意義更爲深長。蓋聞韶與學韶，二者之感受實有程度上的差異。聞者，入乎耳而箸乎心，學者，非徒聞見之，而又形諸動靜，見諸聲容，動乎中而發乎外，應乎手而得乎心。由「三月不知肉味」之語，可知孔子專一於是，而忘其他。誠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蓋「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也）孔子聞韶而知其善美，則好而學之，學而樂之。學習態度極其認真，怪不得會有如此深刻的感受。

論語述而：「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孔子不僅能辨別歌聲的好壞，而且對於新歌的學習，只須聽兩次，就能得其詳而取其善，音樂素養之高由此可見。他學習歌曲，也如研究其他學問一樣，具有虛懷若谷的精神，隨地得師，終身學習不倦，並不因爲歌曲較爲簡易，就有所輕忽。

孔子對於音樂之修養十分高深，且將樂與人生打成一片，正顯示音樂並不是一種裝飾品，而是調和人們生活的重要媒體。孔子之重視樂，其意義即在於此，而其生活即是樂之表現。

（註）孔子家語云孔子曾作樂操。漢蔡邕的「琴操」在所謂「十二操」中，有孔子作的琴曲三首：「將歸操」、「猗蘭操」及「龜山操」。清沈德潛「古詩源」卷上輯有「去魯歌」、「蟋蟀歌」、「臨河歌」、「楚聘歌」及「獲麟歌」，相傳也都是孔子的作品。

貳、樂教的討論

一、太師論樂

孔子曾和魯國的太師（樂官名）論樂說：「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八份）朱熹云：「時音樂廢缺，故孔子告之。翕，合也。成是樂之一終。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復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論語集註）孔子所論是一種繁複的音樂過程，由洋洋溢耳的五音合奏開始，中間經過和諧的抑揚頓挫的聲調，大小相讓，節奏分明，直到餘音相續不絕，樂章完成爲止。邢光祖云：「就某種意義說，這裡面的名詞，或相當於一般奏鳴曲裡所包含的急調（Allegro）、緩調（

Adagio) 平調 (Andante) 及輕快調 (Scherzo) 的若干部分，我們不能不信孔子對於音樂的修養。」(美的先知——孔子)的確，孔子之言層次分明，語約意足，非深通樂理，精通樂器者，根本是講不出來的。

二、關雎評價

孔子最欣賞的音樂是韶武之樂和關雎之亂。他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八份)關雎為詩經國風周南的首篇，原為歌詠君子思得淑女為配，求之不得，則輾轉反側，寤寐思之；求之既得，則鐘鼓樂之，琴瑟反之。然其得之也，雖樂而不至於淫，其未得也，雖哀而不至於傷。可謂情不失正，充滿中和之美，正是我中庸之民族性的具體表現，所以孔子對它的評價很高。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論語泰伯)何晏云：「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洋洋盈耳，聽而美之。」(論語集解)始者，樂之始，升歌是也；亂者，樂之終，合樂是也。關雎之亂，始終條理，倫序較然，原是十分優美的樂章，又必須得優秀的樂師如師摯那樣的人來演奏，才能「洋洋乎盈耳」，否則，美好的樂章都被糟蹋了。孔子的領會是極正確的。

三、韶武美善

孔子論詩樂，對內容、形式都很注意。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八份)朱熹注：「美者，聲音之盛；善者，美之實也。」美是從藝術形式說的，善則是指